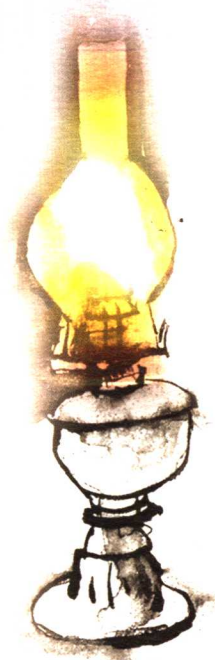


天幕流星

袁水河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天幕流星

袁水河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幕流星/袁水河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6.1

“沃野流歌”三部曲:1

ISBN 7-80623-584-1

I.天… II.袁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3664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16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	30.5
邮政编码	450011	字数	495000
承印单位	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	印数	1-10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6年1月第1版
纸张规格	720毫米×1005毫米	印次	2006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80623-584-1/I·420	定价	3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历史孕育了真理，它能和时间抗衡，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。它是往古的迹象，当代的鉴别，后世的教训。

——(西班牙)塞万提斯

第一章

发源于中岳嵩山南麓的洧河，在莽莽的豫西大地与溱河汇合在一起，便形成了一条浩大的河流，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非常有名的“双洎河”。这条由西向东的河流沿途吸吮了数百条河流小溪的清澈乳汁，犹如一条穿山劈岭的银色巨龙，一路上浩浩荡荡地向豫东大平原奔泻而来。当波涛汹涌的河水奔腾到三亭岗脚下的时候，向正南掉头拐了一个“Z”字形的漫旋弯，尔后又穿鄢陵过扶沟向东南方向的淮河滚滚而去——这就弯出了一个南北长十五余华里、东西宽二十多华里的小平原来。因为这块小平原被三亭岗环绕拥抱，所以当地的人们称这里是“三亭岗小平原”。

当时代的脚步一跨进 1956 年的春节门槛，三亭岗平原上就热闹沸腾起来了。在融融的阳光下，在红红的火盆旁，那些常年忙碌在大田里的男人们，难得清闲地围聚在一起，悠悠然叼着长杆旱烟袋嗑着瓜子儿，欢畅地谈论着农业合作化以来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，尽情地诉说着第一个五年计划里连年取得的农业大丰收，不时发出醉人心田的笑声。而那些爱说爱笑爱嬉闹的年轻后生姑娘们，则摆弄起了踩高跷、舞狮子、扭秧歌的玩意儿，兴奋地说啊笑啊扭啊跳啊，纵情地抒发着自己建设新国家创造新生活的豪迈气概……当人们正沉浸在热烈祥和的喜庆气氛中，蓝湛湛的天空上响彻着脆亮的鞭炮声时，双河镇镇东村农业社社长赵振华，已经在着手考虑新一年的春耕生产了。

农历正月初五这一天，赵振华就知会^①着副社长周治国、会计黄海平一块儿来到农业社办公室，商量谋划开春后的农业生产。赵振华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汉子，高额头，深眼睛，笔直挺拔的鼻梁，宽阔厚实的嘴巴，一张瘦削的长脸上闪烁着紫铜色光泽，再配上他那不高不低的干练身材，给人一

^① 知会：豫东农村方言，含有组织、叫人的意思。

种刚毅稳健的感觉。他把心里酝酿已久的生产规划一字一板地说明后，周治国和黄海平二人都极力地表示赞成。最后，三人讨论到村里一春修几条路、栽多少棵树、打多少眼水井、种多少亩春播作物以及投入多少个劳动力时，赵振华脸上露出了雄心勃勃的笑容。一贯容易感情冲动的周治国，也许是受了赵振华的感染，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地上不停地走着，憨厚的圆脸上眯缝起了一双激动不安的眼睛。而一直趴在桌子上做记录的黄海平也放下了笔，两只粗糙的大手在不停地搓摸着，鼓鼓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兴奋不已的神情。

正当这时，赵振华的妻子高兰英风风火火地闯进屋来，一进门就高腔大亮地喊道：“振华，赶紧回家吧，咱三婶急着找你商量事哩。”

“你没看我们正在研究工作，有啥事情不会等晚上再说？”赵振华脸上的笑容顿时收敛了起来。

“咱三婶的犟脾气你不知道？她叫你朝东，你不敢朝西；她叫你打狗，你不敢撵鸡。咱几家人谁敢去驳她的面子？”高兰英无可奈何地说道。

“啥事恁重要，非得让我回去不可？”赵振华生硬地问道。

“德魁婶给振清说了个媳妇，三婶让你听听中不中。”

一听说是有人给自己的堂兄弟赵振清提亲，赵振华气就不打一处来。他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咱三婶相儿媳妇恁挑剔，天上的仙女她都看不上，我回去听听也白搭。”

高兰英一看赵振华冷言冷语地兑餞^①自己，心里陡地恼火了。她是村里有名的“响半坡”，说话声音高嗓门大，为人办事直来直去不拐弯，生就的一副热心肠。只要人们有难事找她，她就是拱破头皮也得给你把事情办好。这时，高兰英的嗓门又拔高了几分：“你冲我发那驴脾气干啥？你三婶儿动动嘴儿，我就得跑断腿儿。俺好心好意落个驴肝肺。你有本事给你三婶儿说理去，碍我啥屁事！”

高兰英说罢，就和赵振华四目怒视地僵持着。

黄海平日常说话办事情爱动脑筋，不考虑好的话从不出唇半句，平时深得赵振华的赏识。他一见赵振华与高兰英针尖对麦芒儿地拧起了嘴，就急忙站起来打圆场儿道：“振华叔，俺婶子说得有道理。你是三奶一家的主心骨，大事小事全靠你来拿主意，你就回去吧。”

周治国也在一旁红涨着脸附和道：“对对对，有剩饭没剩事儿，心急吃不

① 兑餞：方言，训斥人的意思。

了热豆腐。春耕生产明天再说也不迟。”

赵振华仍有些气恼地说：“好端端的一锅粥，硬让兰英给搅糊了。我不回去！”

黄海平慢声细语地说道：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刚才你把咱社一春工作的思路全亮了，道理讲透了，方方面面都很鼓舞人心。但也得容俺和治国好好想一想，琢磨琢磨哪些方面欠周全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给三奶照个面儿，俺和治国一会儿再找你汇报。”

赵振华闷着头思付了一会儿，才说道：“好，春耕生产的大盘就这样先敲定下。至于每项具体生产环节，你们两个先抠一抠，看看哪些不妥当，以后咱们再在一块儿琢磨一下。我去去马上就回来。”

赵振华和赵振清是没出三服的堂兄弟。赵振华的祖父赵天增夫妇生下三男二女：大儿子赵润财，二儿子赵福财，三儿子赵进财。赵振华大伯父赵润财夫妇生下了两个男孩，大儿子赵振业，二儿子赵振亚。赵振业膝下有一双儿女赵国红和赵国庆。民国三十二年，赵振业夫妇在陕西渭南逃荒要饭时，为糊口把赵国红卖给当地人家当了童养媳。后来赵振业的妻子生赵国庆时得了产后风，因无钱治病离开人间。赵振亚在郑州上中学时，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抓走至今杳无音信。赵振华的父亲赵福财夫妇只生了他一个儿子。赵振华夫妻生了一双儿女，男孩名赵高潮，女孩叫赵新社。一听这名字，就知道他们是在解放后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出生的。

提起堂弟赵振清的婚事来，赵振华心里早就窝着一肚子气。三叔赵进财和三婶赵魏氏一共生了五女一男。大闺女赵彩玉，二闺女赵彩云。到第三胎时两口子还是生了个闺女，因此上就取名叫赵彩珠，意思是用脚踩住不再生闺女。结果用脚没踩住，第四胎又生了个女儿叫赵彩婕，想以此截住闺女们不再降临到他们家。到赵魏氏怀上第五胎时，赵进财用独轮车推着赵魏氏又是到三亭岗顶上的天景寺去许愿，又是找名医开转胎药，吃得赵魏氏心里发热浑身脱皮，头上浓密的黑发大把大把地往下脱落，胆战心惊地盼望着能生个宝贝儿子来。可当第五胎孩子出生后，两口子一看却是洋鬼子瞧戏傻了眼——又是一个白白嫩嫩的女儿身！赵进财埋怨自己家该断子绝孙，赵魏氏嫌自己没本事，两人你唉我叹扑簌簌地直掉眼泪。五女儿生下三天后，赵魏氏连搭眼瞅都没瞅上一眼，扔在身边的席子上，任凭她弹腾叫唤啼哭个不停。赵振业的妻子张翠兰看着那个弱小的生命实在可怜，自己就抱过去喂养了三个月，赵魏氏这才接过来养活照看。那五闺女的生命力却

极其旺盛，没病没灾泼泼实实在在地长到四岁多，赵魏氏两口子才给她取了个赵彩婷的名字，想从此一辈子不再生闺女。就这样，赵进财和赵魏氏抱着既想要孩子又怕生孩子的复杂心理，终于迎来了第六胎——男孩赵振清的出生。

赵振清的出生，给三叔全家带来了无限欢乐。赵魏氏像一个打了胜仗凯旋的大将军，感到无比荣耀自豪。赵进财给她端吃端喝忙张了一个月，从不让她下床动弹一步。从赵振清学会走步的那天起，除赵魏氏对儿子呵护有加精心照料之外，三个大闺女轮换照看着年幼的小弟弟。不是你背着就是我抱着，脚没沾过地，身上没见过土星儿。夏天用扇子煽风驱蚊，冬天用心窝的温暖去暖热赵振清冻得像红萝卜似的双手。赵振清一有哭声，几个闺女就会遭到赵魏氏的严厉训斥和责骂。一家人对赵振清的关怀体贴程度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真有点噙在嘴里怕化了、放在舌头尖上又怕牙磕着的味道。

在这样一个无忧无虑的舒适环境中，赵振清十七岁初中毕业时，就出落得一副细高挑身子骨，白净瘦长的脸膛，一副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，颇有文人儒者的风度。不知是从小对他宠爱娇惯的缘故或是其他原因，他的身体总是有些瘦弱，不是胃疼就是头疼，隔三差五就得吃药打针。郑州、开封几次招工要他，赵魏氏死活缠着不让去，怕赵振清在外边受苦受难受折损^①。万般无奈之下，赵振华只得在农业社给赵振清找了个记工员的差事。就赵振清这一副病恹身子骨，十里八村街坊邻居前来提亲说媒的人络绎不绝。你前边抬腿刚刚出了门，她后边脚跟脚地就进了屋。赵魏氏横挑鼻子竖挑眼，不是嫌弃人家闺女长得模样儿丑，就是排揎^②人家闺女没文化。结果一传十、十传百，人们都知道赵进财家的事情难缠，就没人给赵振清提亲说媒了。一耽误两三年时间过去了，赵振清还是漫坡地里插旗杆——光杆一个。看着村上与赵振清同龄的年轻人结了婚生了孩子，赵魏氏心里也是闷腾腾的干着急，后悔自己当初不该耽误了儿子的终身大事。赵进财看着儿媳妇连个人影儿都没有，整天唠唠叨叨地埋怨嘟噜赵魏氏，赵振清也时不时砸碟子摔碗地给她脸色看。赵魏氏却是满嘴吃黄连有苦吐不出来，气得她躺在床上从天黑哭到天明，第二天下了床抹掉眼泪强装笑脸，出门又寻趁^③人给儿子提亲说媒了。

① 折损：方言，伤害的意思，这里指受挫折。

② 排揎：方言，嘴里说话含有不满意挑毛病的意思。

③ 寻趁：方言，寻找。

赵振华和高兰英进了三叔赵进财家门，只见村里有名的“孩子大王”赵振清正在给孩子们扎风筝。那风筝的形状酷似一个展翅大鹏。赵振清用红、黄、绿三色彩纸刚刚裱完完毕，正拿着毛笔往纸面上绘图案。随着赵振清的精心描绘，大鹏的眼睛、羽毛和翅膀栩栩如生。围在一边观看的堂侄儿赵国庆，自己的儿子赵高潮、女儿赵新社，三人双膝跪在地上，看得一双双滴溜溜的小眼珠子眨都不眨一下，并不时指指点点、叽叽喳喳地嚷叫着。赵振清不知道赵振华进了门，和孩子们说着笑着，显得兴致勃勃容光焕发。赵振华故意大声咳嗽了两声，赵振清、赵国庆、赵高潮、赵新社这才发现赵振华和高兰英已站在自己的身旁。四人顿时像老鼠见了猫一般心慌意乱，收拾起扎风筝的东西悄悄地躲到一边了。赵振华和高兰英进屋后，四个人又是挤眉弄眼伸舌头地一阵嘻嘻欢笑。

三叔赵进财、三婶赵魏氏、堂兄赵振业，正围着李德魁夫妇在一块儿说话。李德魁媳妇秦春花是村里出了名的干净朗利^①人儿。今天，她下穿一条黑棉裤，上边罩着一件深灰色连襟袄。梳理得纹丝不乱的一头黑发，在脑后勺上盘了一个大圆髻，使她那白嫩秀长的脸庞显得更加细腻光亮。她与李德魁一左一右坐在八仙桌旁的罗圈椅上，和赵魏氏两人谈得亲亲热热地情投意合。赵振华一进门，秦春花连忙欠起屁股笑着说：“振华，啥事让你恁忙张，逢年过节也不安生^②？”

“我和社里的干部们研究研究开春的农活儿。”赵振华坐下说道。

“咱社的人就你忙，官儿不大架子不小，害得你德叔、德婶坐了半晌冷板凳。”赵魏氏埋怨道。

“我不是社里有事嘛！”赵振华有些不服气地说。

“啥事有你兄弟的婚姻事大？振清老大不小了，要是娶不来媳妇、打一辈子光棍儿，谁能养活他一辈子？”赵魏氏气嘟嘟地说。

赵振华见三婶发了脾气，从腰里抽出一根雕镂着紫红色花纹的短杆旱烟袋，用烟锅在烟荷包里挖满了一锅黄烟丝儿，就低头抽烟闷声不吭了。赵魏氏转过脸对秦春花道：“春花，振华和兰英都来了，家里的人也算到齐了。你把女方的情况说说吧。”

秦春花在椅子上整了整衣裳襟，笑盈盈地说道：“俺提的这门亲事，女方叫刘桂梅，是咱镇刘春桃村俺表妹家的闺女。这姑娘今年刚刚十六岁，出落得桃花芙蓉一般。她细高挑身量，鸭蛋形脸盘，一双细眉大眼睛，粉红色的

① 干净朗利：方言，收拾得干净整齐利索的样子。

② 不安生：方言，忙得没有空闲的意思。

小嘴旁还长着一对喜酒窝，见人先笑后说话，比着画儿画的一般俊俏……是三里五村打着灯笼难找的好模样。这姑娘不但模样俊，而且德性好，对老人孝顺，再说也是个高小毕业生。两年前俺表妹夫被车碾断了腿，她下学后就干活做饭儿，家里地里的活路，没有一样难为住她的。要不是闺女勤快能干，这个家早就塌台了。”

“姑娘长得这样好，勤快能干又孝顺，就没人给她家提亲说媒的？”高兰英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“多着哩，说媒的恨不得拉上一火车。一是家庭条件不相配，二是桂梅这姑娘也看不上眼。再说哩，孩子的年龄也不大，俺表妹也不急于让女儿早出嫁。”秦春花认真地解释道。

“俺家的条件能配上她？”赵魏氏心有余悸地问道。

“芥末调凉菜，各自有心爱。前天我给俺表妹一提这门儿亲事，他两口子高兴得鼻子眉毛都笑成了一团花儿，直夸桂梅有福气。就连小桂梅也羞得脸像块大红布。”秦春花笑吟吟地说。

“她家提啥条件没有？”赵振华突然问道。

“这——”秦春花有点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大妹子，咱就来个竹筒倒豆子，直来直去吧。人家有啥想法你尽管说，省得以后扯不清。”赵魏氏急忙催促道。

“进财嫂说话办事就是爽快。我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了：俺妹夫常年有病卧床不起，小儿子上学读书也用钱，你们能不能帮帮他家的忙？”秦春花说着，用一双喜鹊眼偷偷地察看着赵进财夫妇脸上的神色。

“得多少钱？”赵进财紧接着问道。

“有个二三百块钱就行。真打摸^①不来，再少点也成。反正能帮助他家庭度过眼下这道难坎儿就行了。”秦春花这时说话声音好像蚊子哼。

“成！为了孩子的事儿，俺就是砸锅卖铁也不心疼。”赵进财咬了咬牙狠劲地说。

一看赵进财急急忙忙地表示了态，赵魏氏显得有些不高兴了。她用征询的目光望了一眼赵振华，然后说道：“你弟兄俩都听了，有啥想法也说说，别自个儿闷着葫芦不开瓢。”

一直蹲在矮凳子上一言不发的赵振业，想了半晌迸出来一句话：“振清与那女孩子，是不是年龄悬殊太大了？”

① 打摸：方言，寻找凑借的意思。

秦春花急忙分辩道：“大有啥不好？你没听人说，男大一有饭吃，男大两银钱长，男大三抱金砖，男大八日子发，隔年抱个胖娃娃。远处咱不比，就拿你德叔和俺来说吧，他比我大了整整十二岁，现在俺家的日子还不是过得滋滋润润的？”

赵振华听着秦春花像小溪流水娓娓动听的言语，瞧着她那能说会道上下不停蠕动的两片薄薄嘴唇，暗暗佩服秦春花不愧是个经多见广的女流之辈，心里头产生了想与这个女人开玩笑的念头，便笑着打趣道：“德魁婶，你年轻时要不是长得齐整^①漂亮，俺老叔会风高月黑地去抢你？”

一句话说得满屋人全乐了。赵魏氏和高兰英坐在蒲苫上笑得前仰后合直抹眼泪；憨厚的赵振业和不苟言笑的赵进财，也乐得“嘿嘿嘿”地笑出了声；就连坐在椅子上只顾闷着头吸烟的李德魁，也笑得鼻子眼睛挪错了位，宽大的嘴唇旁，修整得整整齐齐的八字胡也抖动个不停。

此时的秦春花却是窘迫交加，白皙的脸庞上出现了想怒想恼又想笑的复杂表情。她红着脸嗔怪地说道：“振华，你真够逞能作精的，竟敢揭你婶的黑疤疤儿。没大没小的，就不怕天上的龙王爷来抓你？说实在话，要不是你德叔把我绑在马上驮了几十里路，我现在也不会落下个腰疼病。”

李德魁与秦春花成亲确实有着一段传奇性的经历。李德魁从小就死去了爹娘，全靠比他大五岁的姐姐把他拉扯成人。在李德魁十五岁那年，他的姐姐被村里的大地主黄仁峰强奸后上吊自尽了。为了给姐姐报仇，他跑到国民党军队里当了两年兵，后来偷了几条枪又回到家乡三亭岗平原上，招兵买马当起了土匪头子。他的土匪队伍专门与地主老财和富户人家为敌，对当地的老百姓秋毫不犯，深得当地穷苦人的爱戴拥护。不到半年光景，他的土匪队伍竟发展到上百人。这支土匪队伍敲地主老财的竹杠，起富豪人家的绑票，拦截国民党军队的军火粮车，抢伪县大队的枪支，一霎时在三亭岗平原上闹得如火如荼。平川县国民党党部县政府对李德魁这支土匪队伍恨之入骨，几次派大军进行围剿征伐，都由于他事先得到情报而逃之夭夭。他在一次与新郑几个朋友喝酒聊天中，得知高老庄的大地主高建章，从郑州买了个如花似玉的妓女做三姨太，就引起了李德魁的极大好奇，非要瞧瞧这个女人的模样不可。在一个风清月高的夜晚，李德魁把自己收拾得利利落，骑着一匹四蹄如风的雪白大马，带着两个小喽啰去新郑高老庄拜访高建章。

高建章为庆贺自己娶了个称心如意的三姨太，在家里摆了几桌酒席招

^① 齐整：方言，指女人长得漂亮。

待亲戚朋友和当地的土豪劣绅。他一听说大土匪头子李德魁前来道贺，就喜出望外地又摆了一桌酒席。酒过三巡以后，当高建章得知李德魁是慕三姨太之名而来，心里老大不高兴，却又惧怕这个赫赫有名的土匪头子，无奈只得叫三姨太前来陪着喝酒说话儿。李德魁不见则罢，一见三姨太长得花团锦簇般的容貌、春风拂柳似的身材，就像一捆焦爆儿的干柴遇到了哧哧作响的火苗儿，心里燃烧起一种难以控制的情欲烈火。随着他两个手指头往鹰钩鼻子上捏了两下，两个膀大腰圆的小喽啰冲了进来，上前拐住三姨太就往门外抬。高建章的家人刚想阻拦，李德魁“嗖”地从腰里掏出两只乌黑发亮的驳壳枪，随着“砰砰”两声枪响，挂在大门上的两只红灯笼全部熄灭了。趁天黑人们惊慌失措之机，他拦腰抱过三姨太跨上大白马一阵风似的疾速向东奔去。那个三姨太就是现在的德魁媳妇秦春花。

笑过一阵之后，赵魏氏郑重其事地对赵振华说：“你看你，说话没个轻重遮拦，取乐儿也不分个辈数高低，春花毕竟是你婶呀。以后再这样瞎胡说，我就撕烂你的舌头。言归正传吧，你看着这门亲事咋个样儿？”

赵振华想了一下说：“这事咱们不能包办，得听听振清的意见。”

赵魏氏眼睛一瞪说：“他小孩子知道啥？啥事还不是咱替他操心？”

赵振华的执拗劲儿上来了：“咱是给振清定媳妇，将来他得跟人家姑娘过日子。要是将来反贴门神不对脸，经常磕磕碰碰的，咱们谁负得起这个责任？”

“我看你是想脱滑儿^①，怕油星儿崩到你头上——”赵魏氏不满意地说。

赵魏氏还要往下说下去，秦春花赶紧拦着道：“三嫂，振华说得也蛮对。现在是儿大不由娘，对象自己找。况且哩，上级正号召婚姻自由呢，咱不能办那赶鸭子上架的傻事情。这样吧，今个晚上你给振清商量商量，明儿个俺再来讨你的音信儿。啥事也别恁急慌。”

“好，咱就这样一言为定了。”赵魏氏答应道。

① 脱滑儿：方言，这里指不负责。

第二章

打发走李德魁和秦春花，赵振华又向农业社办公室走去。

早春的天气，中午还是阳光灿烂一片暖和，到傍晚时分却突然变得骤冷起来。尖溜溜的西北风一阵接一阵地嘶叫个不停，把悬挂在西边凤凰岭上的一轮夕阳，吹打得浑浑浊浊无精打采，好似一个烧焦烤糊了的大烧饼。

赵振华刚来到村十字街口，隐隐约约听到从北边传来一阵“救人哪，快来救人呀”的呼喊声，不由得心里一阵惊诧。他还没有从惊诧中清醒过来，又听到村北头两个生产组催人上工的大钟“当、当、当”急促地响彻云霄，并夹杂着愈来愈多愈大的慌乱呼喊声。这时，只见本门近族的赵振杰、赵志刚、赵志学等七八个年轻小伙子从家里蹿了出来，有的手里掂着水桶，有的肩膀上扛着钩担，有的拿着钢锹，一窝蜂似的向村北头急急地跑去。

赵振华叫住跑在最后面的赵志学：“志学，你们这是去干啥？”

“去救火。”赵志学只好停了下来。

“谁家着火了？”赵振华冷着脸问道。

“黄二货家。”赵志学焦急地说。

“逢年过节晦气^①人，你尽瞎扯。”赵振华的瘦长脸阴沉了下来。

“刚才振杰哥跑回来报的信儿。三哥，你不信往东北角看看。”赵志学用手指了指村东北方向。

顺着赵志学手指的方向望去，村东北角方向已升腾起一股巨大的浓烟。前边的蘑菇烟云刚刚散去，后边缸口粗的浓烟又打着旋子往上冒，把半边天空笼罩得乌气腾腾的一片昏暗。浓烟下面，正燃烧着一个足有洗脸盆大的红腾腾的火团。

看到这些，赵振华吼道：“你赶快去，我这就来！”

^① 晦气：方言，诅咒糟蹋别人。

“唉。”赵志学答应着就朝前跑去。

容不得多想,赵振华便随着救火的人们急忙向前赶去。愈往北走,街面上出现的人就愈多。男的女的的老的少的都失急慌忙地从家里跑出来,你拿个水桶,我拿个脸盆,有的手里还掂着钢锨,你呼我叫拥作一团,一股接一股地往村东北角拥去。人们疾速奔跑的双脚,在地面上荡起了一层黄腾腾的尘埃。

黄二货家门口,前来救火的人们已挤满了黑压压一地。在黄家的茅草屋四周,竖起了五六架长长的木梯子。二三十个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,把从井里打出来的一桶桶清水,飞疯似的^①运送到梯子跟前,十几个壮年人又把一桶桶水迅速递到屋顶上的人手里。一组组长赵明山、二组组长赵振杰、三组组长赵志刚三人,正指挥着几个年轻小伙子往熊熊燃烧的火焰上泼水。赵振华看着人们有条不紊地灭火救火,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来到院子里一看,刚从屋里搬出来的衣裳棉被桌子椅子已被烧得破破烂烂,散发出一股烧焦了的糊臭味儿。黄二货的老婆躺在一张破席上大声痛哭,她的妹子黄喜鹊和村里的几个妇女,正围在一旁好言好语地劝说着。

“喜鹊,你过来。”赵振华大声喊道。

圆脸蛋儿上长着几粒麻雀斑的黄喜鹊一听到赵振华的呼叫,满眼含泪地走了过来。

“你大哥家这是咋回事?”

“他家的大闺女正月十二要出门,俺大嫂这些天忙着做衣裳。不想她忽然病倒了,躺在床上几天没起床。今天吃过午饭后,她躺在床上一直喊身上冷,就让大闺女给她烤簸箕火^②,谁料想把棚子上的干草给燃着了。”黄喜鹊抹着眼泪说。

“他家棚子上放了多少干草?”

“大概有三四千斤。”

“他家放这么多干草干啥?”

“今年俺组里打的青草多,集体饲养室里放不下,俺大哥就弄回来放到自己家棚子上。”黄喜鹊满脸的麻雀斑随着说话也在抖动。

赵振华听了黄喜鹊的话,不由得紧蹙起了两道长长的眉峰。他深知这四千斤干草遇到大火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,连忙问道:

① 飞疯似的:方言,疾速奔跑的样子。

② 烤簸箕火:用簸箕把燃烧的火热气往被窝里煽以驱冷。

“屋里的东西都搬出来没有？”

“都搬出来啦。”

“你想想还有没有其他东西？”

“我一时还想不起来……”黄喜鹊咬着下嘴唇认真地思索着。

黄喜鹊的话音刚落，黄二货老婆又大声地哭叫起来，边哭边喊道：“孩子呀孩子，快救救我的孩子——”

赵振华心里猛地一沉：“喜鹊，你大嫂家的孩子还在屋里？”

黄喜鹊圆脸蛋上的麻雀斑惊慌地跳动起来：“我也不知道。刚才只顾慌着救俺大嫂哩，孩子的事情俺也没顾上问。这、这、这可咋办哩——”

赵振华二话没说，急忙从地上捡起条破褥子往水缸里一蘸，披在身上疾速地往屋里冲去。褥子上的湿水顺着他的两条裤筒向下汨汨地流，身后留下了一道湿漉漉的水线。刚来到屋门口，黄喜鹊急忙上前抓住了他的手，边哭边阻拦道：“振华哥，你可千万不能往里去，屋里火太大！”

“快松手，救孩子要紧！”赵振华猛地用劲一推，把黄喜鹊推倒在地上，大吼一声冲进了火屋。

屋里已是大火熊熊浓烟滚滚。大火是在棚子顶上燃烧，屋里黑烟弥漫得看不清人影，偶尔有哧哧叫的火团儿掉落下来，才能模模糊糊看到一片光亮。赵振华一冲进屋里，浓烈的烟气味就熏呛得他喘不过气来，只得屏住呼吸用两只手去打摸。摸来摸去不见孩子的身影，心里头便有些惊慌。正当他准备到门口喘一口气时，听到西南角传来了孩子微弱的声音：“妈妈，快——快来——救——救我——”赵振华听到孩子的呼叫声，就急忙向屋西南角扑去。当他抓摸到孩子的身体时，顺手抓起往怀里一抱，又把湿被子往孩子身上一搭，就迅速地离开了烈火腾腾的屋子。

周治国、黄海平、黄二货、黄喜鹊都在外边焦急地等待着。一看见赵振华抱着孩子跑了出来，人人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神情。黄二货的老婆也不哭不叫了，像一只脱线的风筝向赵振华扑过去，接过孩子便大声嚷叫道：“俺的好乖乖，你快醒醒，快醒醒呀！妈妈在看着你，呜呜呜——”

这时，火势燃烧得更加凶猛了，草屋顶上已有七八处大火在燃烧。即使这样，凶猛的大火还嫌燃烧得不够，又从房檐下、窗子上、门框里喷出了红红的火舌。长长的火舌在西北风的吹动下，在房檐上舔来舔去相互拥挤着，连成了一条上下翻滚左右蠕动的火龙，屋顶木架已发出“喀喀嚓嚓”的炸响。赵振华一看情况不妙，急忙对周治国说：“你快通知房顶上的人下来！”

“振华叔，咱们不救火了？”周治国惊讶地问。

“你听听，檩条椽子都快烧断了，再不下就来不及了。”赵振华着急地说。

屋顶上的人撒下来不到五分钟，随着震天动地的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屋顶上的木架全部倒塌下来，形成了一道巨大无比的冲天火光，映照得黄昏的天空更加火红通亮。

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周治国对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赵振杰说：“好险啊，要不是振华叔看得准，你们几个早就葬身火海了。”

“你胡嚼什么？老子是命大福大，啥灾啥鬼都不怕！”赵振杰粗声粗气地说。

“喷空吹牛不报税，你想咋说就咋说。”周治国红着脸还嘴道。

“振杰，你们在说啥？”赵振华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他们一眼。

“没说啥。”赵振杰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

救火的人们走散后，赵振华看看身边只剩下社里组里的几个干部，便吩咐道：“海平，你先把二货一家安置到你家住几天。”

“行。”黄海平答应道。

赵振华又转身对周治国说：“你现在就去通知咱社的党员干部，今晚上到农业社开会。”

吃过晚饭，镇东村的党员干部都早早地来到了农业社办公室，就连平时很少参加会议的老党员赵直耿和赵魏氏也按时参加了。这是春节后的第一个会议，年前人人都在家置办年货，年后又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欢欢乐乐地过节，大家见面的机会少，喷空聊天的时候也不多。现在碰到了一起，自然就有了许多话题儿。有的相互道贺新年过得好，有的夸奖自己的儿媳妇如何孝顺，有的展示女儿给自己做的新衣裳。还有一个年轻后生说了一条爆炸性的大新闻：大年三十那天晚上，某某老汉偷看儿媳妇擦身子，被自己的亲生儿子逮着了。大年初一那一天，全家大吵大骂了一场……

正当大家又说又笑的时候，赵振华、周治国、黄海平三人满脸严肃地走进屋来。赵振华用郑重其事的目光向屋里扫视了一圈，大家的笑声便戛然而停止了。只听赵振华说道：

“今天把大伙儿请来，是要跟大家商量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傍晚时候的情景，咱大家都亲眼看到了，黄二货家发生了特大火灾。火势为什么那样大？是他家的棚子上堆放着三四千斤干草，那是他组二十多头牲口一春的饲料。人家黄二货为集体着想，咱们也不能不讲仁义道德，让老百姓戳着脊梁骨去骂人。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，思想觉悟比一般群众高。大家看应该

怎么办？”

“咱大伙帮助他。”赵明山第一个高声喊叫起来。

“对，咱们帮助他！”

“帮助他！”

满屋的人乱哄哄地喊着、吆喝着。

“大伙儿说得对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咱们得拿出点友爱精神来，得拿出点阶级感情来。只要大家真心实意地帮助他，黄二货一家就没有渡不过去的难关！”赵振华铮铮响亮地说道。

“振华，你快说让大家伙咋办吧！”老党员赵直耿站起来说。

“刚才社里的干部研究了几条意见，我跟大家通报一下，大家听听行不行？”

“少废话！有啥话就直说，别啰啰嗦嗦的。”又是赵直耿焦急的声音。

“第一件事，从明天开始，咱社的党员干部和团员一律上工，由周治国领着给黄二货家盖房。木材梁檩不够，可以伐岗上的树；砖瓦不够，到社里的砖瓦窑上拉；人员不够各生产组派。总之，用五天时间把黄二货家的房屋盖起来，不能耽误他闺女出门用上新房子。大家有没有意见？”

“我赞成！”

“我拥护！”

又是异口同声的响应声。

“第二件事，五个生产小组，每个小组给黄二货家解决一袋面粉，五十元钱。社里给黄二货解决一百元钱，二十斤棉花，再伐几棵大树给二货的闺女做嫁妆。大家有意见没有？”

“同意！”

“坚决同意！”

与会的党员和干部思想情绪异常地高涨。

“第三件事，为了体现党团员和干部的互助友爱精神，我们要组织开展一次捐献活动。有物的捐物，有钱的捐钱，有粮的捐粮。多少不限，表示一下我们对革命同志的阶级情谊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没意见！”

“我捐一斗麦子！”

“我捐一条被子！”

“我捐五元钱！”

大家举着手吵嚷得更加热闹了。